

我和黄河的缘分

赵丰

1——黄河

2003年，我们全家从北卡搬到马里兰。安定下来后想找个合唱团唱歌。以前国内在公司工作，场面上少不了唱歌跳舞，但合唱是到美国以后才开始的。初到马里兰不认识人，如何找到合唱团呢？我翻开中文报纸房地产经纪人广告一栏，心想他们成天和客人打交道，该是知道吧。于是拨通一个电话问：请问这附近有合唱团吗？那边答：您算问对人了，来黄河吧！后来知道这位经纪人就是老团长郭能华。就这样我加入了黄河，间间断断一晃20年。

2——工作

群体里总有些谈的得来的朋友。有了朋友，每周四的排练就成了和朋友的“约会”。记得那时我和女高陶健美常坐在一起。”最近还好吗啊？”她总是这样开口。有一天我回答：“不好，公司这个site要卖了，可能要裁员”。她于是告诉我她以前在个什么不错的机构工作，可以问问还在那儿工作的朋友。长话短说，她问了，我被hire了。明年刚好入职20年。

3——其他

深挖下来让我一惊，不光是工作，现在住的房子，也是黄河的肖苇、张颖泽帮助买到的，北师大的朋友圈也是在黄河遇到女高鲁明后，开始加入的。这些年来，天资不足的我在黄河各种类型，包括大合唱、小合唱、乐器、舞蹈等艺术氛围里慢慢成长。那些至始至终的和擦肩而过许多歌友们的许多故事，许多关照，常常让我感动。有人说生活中有家庭和工作两条线，我觉得我的生活的里，似乎还有黄河一条线。疫情早期，在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的日子里，我收集了一些资料，制作了视频“疫情下的黄河人”作为纪念。那里有我对黄河深深的感情。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Z-2kZ51-UVI&t=16s>

4——火车

20年里也有很多遗憾。不少朋友离开了，几年前还有些朋友结伴离开了。黄河就像时间隧道里的一列火车，到站了，有歌友上车；到站了，有歌友下车。因为黄河除了文艺

演出，还有大大小小的郊游聚会和出城出国旅行演出（比如今年我们还一起去了日本和台湾），我们有时还带着家人一起搭车。比如我的先生常常参加黄河活动，团里的人他很熟呢。2005年，来美访问的父亲也一起参加排练，并和我在 Strathmore 音乐中心同台演出。此刻，我仿佛看到演出队伍最后一排他，想起我们此起彼伏的歌声《红日照遍了东方》，我的眼睛模糊了…

愿黄河这列火车走得更远，而搭上了这辆车的我和我的歌友们有更多美好回忆。

2024年8月8日写于黄河成立30周年纪念日